



湖南文艺出版社

这是展开在官场纵深的人心与人祸的不知穷体的搏斗.....

庞文梓
著

天际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际 / 庞文梓著.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05.5

ISBN 7-5404-3508-9

I. 天... II. 庞...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40495 号

天 际

庞文梓 著

责任编辑: 金国政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 410014)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长沙市文弘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

2005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 970×680 1/16 印张: 20

字数: 288,000 印数: 1—10,000

ISBN 7-5404-3508-9

I·2181 定价: 28.00 元

若有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味珍天下

犀角丛书

犀角，中药名

犀的角，性寒，味苦咸，

功能凉血、清热、解毒。主治

湖南文艺出版社

这是展开在官场纵深的人心与人祸的不知穷休的搏斗……

庞文梓
著

天际





第一章

轰隆一声巨响，埝子坍塌了。坍塌的埝子首先从上端倾倒，扑打在前边二层楼房的背墙上，砖、泥土、混凝土块从背墙上的窗口涌进了房子。房子是空房子，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六十多米长的埝子，坍塌了一半，没有坍塌的埝子上面的房根下，裂开了一寸多宽的缝隙，这段埝子随时都有可能坍塌，下边的二层楼房，已经有五户人家住进去了。

埝子坍塌，房摇地动。埝子周围的人，听到巨响，很快聚集到了事故现场。有一个年轻人知道市上成立了抗洪抢险指挥部，很快用手机拨打了抢险指挥部的电话。不一会儿，一辆小车停在了巷

道边。车上走下来一个四十岁左右的中年人。中年人一米八的身材，略有些精瘦，在他身上看不到威严，也看不到文弱。中年人急急地向埝子边走来。有人认出了他，压低声音对身边的人说：正台区的常务副区长段正海来了。段正海走在围观的人群后边，看到事故现场有一个引人注目的中年人，中年人中等身材，不胖不瘦，憨厚的面容不时堆起笑意。段正海看到中年人幸灾乐祸的神情，皱了皱眉头，问身边的一个年轻人道：“这人是干什么的？”

年轻人介绍说这人叫吴越成，埝子和埝子上面的几排平房，都是他修建出售的。按照售房合同，他出售的平房还在一年的保修期内。下了几天雨，围墙首先裂缝、倒塌，他是被买主叫来补修围墙的。

吴越成脸上又一次流露出笑意，没有丝毫的尴尬和无奈，反倒显得爽朗而自信。埝子、围墙是在雨后坍塌的，是自然灾害。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不能由他一人赔付。

他的笑容激怒了事故现场的人。一个中年人喊道：

“你笑什么？吴越成。”

吴越成的眼一瞪：“我笑得你什么事？”

中年人说：“我的房顶打烂了。”

原来，中年人的平房紧挨着二层楼房，坍塌的埝子边角也扑打在了平房顶上，平房虽无大碍，受到损伤却毫无疑问。

吴越成财大气粗地说：“打烂我赔你，要赔多少钱？”这样谈论赔损，当然是气话。

中年人也不客气：“二十万。”

吴越成冷冷地笑了：“二十万太少了。”

中年人急了，骂道：“你笑你妈的X。”

吴越成高声叫骂道：“你愁老子没钱？死上一条人命也才是二十来万块钱。死多少人老子赔多少钱。”

在场所有的人感到了心寒。

段正海一声没吭，走进事故现场，庄严而认真地察看起坍塌的埝子。

吴越成看到段正海，突然脸红了。埝子坍塌，下了一夜大雨，冲毁了



道路，冲塌了房屋，政府拨出了专项资金，启动维修工程。吴越认为坍塌的埝子也应列入政府维修范围。他正在考虑着如何去争取维修资金，没想到段正海听到了自己的叫器声。段正海听到自己狂妄的叫器，还会同意政府出资维修埝子吗？

段正海快走近没坍塌的埝子边，准备观察时，突然，这段埝子也悠然向前移动，接着，轰隆一声，扑打在前边二层楼房的背墙上。背墙的窗口，被坍塌的埝子压住了。

段正海首先愣住了。愣了还不到五秒钟，他就明白了自己的职责。他大喊一声：“快看有没有人被压住了。”说罢，他首先跳下去，直奔被压楼房的前院子。

吴越成一看埝子压住了下边住人的房子，有可能压住了人，急忙转身溜走了。如果有人被压死，他就是罪魁祸首。当场有可能会被人揍死。

人们顾不得看吴越成，惊呼着快去救人，快去报警。

三十分钟后，警车、救护车鸣着警笛，呼啸而来。接着，市委市政府领导的几辆小车先后驶入了事故现场边。

市委书记高岸涛正在城郊察看被洪水冲毁的公路，接到抢险指挥部的电话，也赶来了。

段正海是今天早晨成立的抢险指挥部的副指挥长。他看见书记来了，走过来，向高岸涛汇报道：

“高书记，我们初步清点了现场，没有发现人员伤亡情况。”

没有人员伤亡，高岸涛放心地吁了一口气。他走到事故现场，一声不吭地盯视着坍塌的埝子。下了一夜倾盆大雨，今天早上报告险情的电话一个接一个。市委市政府立即成立了抢险指挥部，市长不在，高岸涛亲自挂帅，当了抢险指挥部的指挥长。从早上八点钟出发，高岸涛已经有四个小时没有休息过了。高岸涛每到一处，都要仔细观察，分析发生事故的原因。高岸涛看着看着，脸色变了，刚刚平静了的面孔又黑了，两道剑眉也直往一起拧。他跳进土坑里，弯下腰，右手拾起了几只破塑料袋，左手抓起了一把脏土。他直起身子，大声喊道：

“这是豆腐渣工程。这条埝子是什么人修建的？”

经高岸涛这么一问，人们才想到了吴越成。可是看来看去，没有看到吴越成。

正当有人准备回答高岸涛的问话，突然，远处又传来了两声沉闷的坍塌声。声音虽然不高，但人们还是愣住了。

高岸涛一惊，手松开了，泥土和塑料袋无声地掉下去了。随后，他紧张地问：“是什么声音？”

有人回答道：“好像后边的房子塌了。”

高岸涛急急地说：“走，去看看。”高岸涛手脚并用，爬出了烂土坑。

埝子后的第六排房子，有三间坍塌了。高岸涛走在倒塌的房子边，问身边的人：“这里边住不住人？”

有一个人回答道：“前几天看出房子不行了，这里边的人就搬出去了。”

高岸涛又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发生事故，最害怕的就是有人员伤亡。

一个年轻人说：“这一排二十多间房子都不能住人了。”

高岸涛问：“人都搬出去了没有？”

年轻人回答道：“搬出去了。”

高岸涛又问：“这一片居民区是自建房还是房地产公司开发的？”

年轻人说：“是正台房地产公司开发的。”

高岸涛转身对身边的段正海说：“回去向你们的云天胜区长汇报一下这里的情况，追查一下责任问题。”

高岸涛的话刚说完，秘书拿着手机，走过来，压低声音说：“高书记，城墙那边出事了，听说有几个人被压住了。”

高岸涛又是一惊，大声说道：“全力抢救。”

二

会议室的大座钟的时针指向了十二点，高岸涛依然没有宣布散会的意思。

抢险指挥部各工作组分别汇报了今天出现的险情。今天共有二十四间



平房倒塌，一百多间平房受损，八条公路被洪水冲毁。两人受伤，两人死亡。两死两伤是一家人，中午十二点钟两个上高中一年级和三年级的兄妹二人回家和父母吃午饭时，城墙坍塌了，压塌了下边的平房，把一家四口人压住了。由于抢险及时，父亲和儿子幸免于难。

平时，高岸涛瘦削的方脸上的表情总是平平静静的，很少有人看到他恼怒的神色。可是今天自从到了埝子坍塌的地方后，他的眉头就一直没有松开。坐在会议室的椅子上，他仰靠在椅背上，双手抱在胸前，黑着脸，一动不动地听着各工作组的汇报。各工作组汇报结束后，会议室里静悄悄的，人们在等着高岸涛讲话。十多分钟的时间过去，高岸涛依然一声没吭。会议室静极了，只有那台大座钟的指针在清晰地发出有规律的铮铮声。

秘书长慢慢地走到高岸涛身边，低低地说：“高书记，你说两句？”

高岸涛往端坐了下身子，把手放在圆桌上，说：“好吧，我说两句。今天我们看到的事故是触目惊心的。这些事故是天灾还是人祸？我看是人祸。塌房子塌埝子是豆腐渣工程造成的；倒城墙是我们的城建和文物部门管理不善造成的。这些事故应该不应该追究责任人，我一时还考虑不来。请主管城建工作的王俊毅副市长谈谈。”

王俊毅从身架到气势，就像一名普通的中学教师，身体有点消瘦，说话声音不高不低不紧不慢。他说：“过去，城区建设工作由市上负责。因为监管环节有问题，漠北的乱规划乱修建的问题非常严重，留下了许多让人头痛的后遗症。比如说，城墙是国家重点保护的古迹，文物部门三令五申，禁止在城墙下搞建筑，可是，城墙下的建筑越来越多。地改市后，市变成了区，区上才把城建工作移交过来，问题也就暴露出来了。解决这些问题需要过程。”

高岸涛冷冷地笑了笑，随后又叹息了一声，说：“我明白了。坐在这里的人，都还可以一干二净地做官。不过，把城建上已经暴露出来的问题汇集起来，我们再逐步解决问题，总还可以吧？”

王俊毅看出高岸涛有一股子无名的火气，无处发泄，就发在了自己身上，但他只能讪讪地说：“可以。”

高岸涛扫视了一眼会议室里的人，说：“我最后谈几点意见：东郊塌房子塌埝子的善后事宜，由正台区负责；城墙压死人的事故，城建委负责处理；明天，希望大家继续关注险情。”

三

所有的汉语词典里，没有埝(jiǎn)字，也就没有埝畔、埝子之类的词语。然而，漠北和漠北相邻的市区，埝畔和埝子是日常用词。一所宅院的大门外的人行大道，就叫埝畔，埝畔外往往是陡坡或山洪渠，为了围护埝畔的平整和防止水土的流失，通常要在埝畔外围砌墙壁，然后用土填平夯实，这样的壁畔就叫埝子。城市里寸土寸金，已经不能奢侈有埝畔了，一排房子挨一排房子，人行的道路叫巷道。因为地基不平，常常要砌埝子来平整宅基地，埝子这个名词没有消失，还时不时出现在文件上、诉状中。埝子下受损楼房的主人露面了。这个人也算官行列的人，官不大，只是市环保局的副局长，可自以为是头面人物，来势汹汹。

吴越成正在指挥工队清理塌方现场，见了副局长笑脸相迎，一口一声常局长。常局长板着面孔，望着裂了缝的楼房背墙，久久不语。常局长是率着几个弟兄来的。他的弟兄们首先叫喊开了，让正在清理塌方的工队停工。清理塌方的工队是吴越成的工队，民工自然不会听常家弟兄们的话。吴越成也不放话。他和常局长有过交往，对常局长的老底也略知一二，受损的楼房宅基地的来历他是一清二楚的。民工不听常家弟兄们的话，惹怒了常家弟兄。常家弟兄几人走到民工身边，有的捉住民工手中的工具，有的吹胡子瞪眼。民工中有一人是吴越成的表弟，是吴越成工队的小工头。对于吴越成的重用，吴越成的表弟感激涕零，见常家弟兄在表兄面前放肆，两肋插刀的勇气就上来了。他揪住常家老二的胸衣，一拳就把常家老二打倒了。常家老三老四见状，一拥而上，围住了吴越成的表弟。这时，常家老大大喊一声：

“不要胡来。”

常家老三老四住手了。常家老大是家里的核心人物，老二老三老四对



他是言听计从，只有老五老六不听话。老五是名牌大学的毕业生，现在在北京工作。老大想规范他，他就不叫老大大哥，叫大汉，气得老大鼻青脸肿。老六是唯一的女同胞，自然是全家的掌上明珠，明珠的风格在家里尽显无遗，当官的不当官的都是她的臣民。楼房受损，老大心中有气，追随者也是义愤填膺，所以都来到了事故现场。老五老六不在家，在家也不可能来。挨打的老二不服气，站起来要开打，被老三老四抱住了。

常局长对吴越成说：“打了楼房又打人，不简单。你有本事你就收拾这个烂摊子。”说罢，常局长转身走了，众弟兄们也尾随而去。常局长坐的三菱越野车是威威武武开来的，开走时，后边自然抛起了尘土，给人的感觉是走的灰溜溜的。

吴越成却没有这种感觉。他知道常局长不是等闲之辈。他给表弟交待了几句，也开着自己的夏利车走了。

吴越成再没有进入塌方现场，工队也在当天撤走了。上下几家受灾和被灾难威胁的人家去找吴越成，吴越成不在家，也没有去其他工地，突然消失的无踪无影。

埝子事故牵扯到了上下几十户人家的利益，可是吴越成走后，再无人问津了。

埝子第一次坍塌，打裂了空房子的背墙。埝子第二次坍塌，砖块、泥土打烂了住进了人家的背墙上的玻璃窗子，涌进了房子里。其中第二户，背墙的窗口涌进了大量的砖块、混凝土块和泥土。这家人家共有四口人，儿子还年轻，名叫郝东，是省上一家驻漠北市的晚报记者站的记者。看着自家的房子涌进来的乱七八糟的砖块泥土，没人清理，也没人言谈赔损问题，郝东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开始上访了。他找城建局的领导，城建局的领导不见面；他找市长，市长要他找王俊毅；他找王俊毅，王俊毅说他给城建局的人打招呼；他再找城建局的领导，城建局的领导还是不接待；他找高岸涛，高岸涛却到省城开会去了。在多方奔走没有结果的情况下，他将埝子事故的报道和照片寄回了报社。不几天，综合部主任给他回电话说：

“那些报道和照片不能刊发。”

郝东问：“为什么？”

综合部主任说：“老总说咱们和漠北市城建委是关系户。去年，城建委在晚报上搞了一次宣传报道，给了晚报十万块钱，老总和黄印众亲切交谈的照片都上了报。”

最后的一招棋就这么被下死了。

一个星期后，出人意料的是正台区常务副区长段正海和街道办事处党委书记刘义来到了事故现场。

几天不露面的吴越成，在段正海来到事故现场不久，也来了。他好像忘了自己在段正海面前表演的那一幕，还在为争取政府的维修经费东奔西跑。

段正海仔细察看了现场。埝子坍塌后，上边的房子立在了崖畔上，房基都露在了崖畔上。

段正海对围着他的几个居民说：“上边的房子有危险，下边的人家要注意。”

郝东不由得问道：“现在等于在我们头上有一根细绳子吊了一块大石头，石头随时都有可能掉下来砸在我们头上，我们怎么注意？”

段正海被郝东问住了，不由得地看了一眼郝东。郝东年轻的脸上流露出挑战好斗的神色。

段正海说：“我回去会向有关部门反映你们这里的情况，尽快排除险情。”

郝东不信任地看了一眼段正海，随即又以讨好的口气说：“我们只能把希望寄托在你身上了。”

郝东说这话是什么意思，段正海一清二楚。他不能再对郝东说什么了。上一次有书记在场，他们又是匆匆忙忙地在现场停留了十来分钟，没看出埝子有什么问题。今天他终于看清楚了问题的根源。按照城市建设规划，埝子的高度和前边房子背墙的距离是一比一点二，也就是说，这条埝子高为六米，应该离开前边的房子背墙七点二米，事实上两者之间的距离才是两米，而埝子上面的房子离前边的房子也没有七点二米。按规定，埝子上面的这排平房根本不能修建。他问郝东道：



“这条埝子这平房是怎么修建起来的？这是怎么规划的？”

郝东说问题就在这里，然后手一指，说：“开发商就在那边。”

段正海这时才注意到了吴越成。

吴越成听郝东说自己是开发商，不满地斜了一眼郝东，走近段正海。

段正海讥讽道：“原来是那个死一个人就赔二十万块钱的老板。”

吴越成讷讷地说道：“段区长，我叫吴越成，是……”

段正海打断了吴越成的话：“我问你，这排房子是怎么修起来的？”

吴越成说：“这地皮是房地产开发公司的地皮，我只是负责修建，具体规划我也不太清楚。”

段正海又问：“这平房是什么时间修建的？”

吴越成说：“去年秋天。”

段正海说：“这么说这已经是地改市后的事了？”

吴越成说：“规划是在地改市前。”

“你修建时下边的房主就没有干涉？”

还没待吴越成回答，郝东的邻居王哨就抢着说：“常家弟兄和他们发生过冲突，后来不知怎么就和解了。这事只有常家弟兄和吴越成知道。”

吴越成说：“常家弟兄来工地闹腾没有道理，所以后来他们就让步了。”

段正海问王哨：“你们怎么也没干涉阻挡？”

王哨说：“常家弟兄有权有势，都没能阻挡住，我就以为这种修建是合理合法的。”

段正海问郝东：“你也不懂这是违法修建？”

郝东说：“不懂。就是懂了也没有意义了。”

“为什么？”

“这房子是我买常家弟兄的。我买房子时，埝子房子都修建起来了。”

段正海轻轻叹了一口气，说：“情况我们知道了，我回去就向市城建委反映，让他们尽快协调处理。你们要注意，小心上边的房子塌了，造成人员伤亡事故。”

吴越成知道段正海和刘义下午要来，所以也就来了，目的是想得到政

府的灾情补助款。没想到段正海、刘义不是视察灾情，而是在调查问题。段正海和刘义走后，一脸不高兴的吴越成质问郝东道：

“你什么意思？在领导面前说我是开发商？”

郝东一时愣住了：“难道你不是开发商？”

吴越成气咻咻地转身走了。

郝东恍然大悟地拍了一巴掌脑袋：他是非法开发商。非法开发商还想张狂？还想无理找理？郝东冷笑了。

四

段正海说过他会向城建委的领导反映情况的，可是，城建委的人却一直没有露面。如果再下一场大雨，上边没有埝子围护的房子，也有可能坍塌。上边的房子塌了，下边的房子也保不住了。郝东越看越着急。他只好给段正海打电话。段正海对城建委的人没有到过事故现场感到惊讶。因为区长云天胜不主张过问房地产公司的事，他把情况反映简报送给了城建委。他问：

“他们没有看过现场？”

郝东说：“是的。”

段正海想了想，说：“这样吧，我给你提供城建委主任黄印众的手机号码，你亲自和他交涉一下。”

郝东说：“你们的话他都不听，当作耳旁风，我们交涉能起什么作用？”

段正海说：“城建委是市政府的职能部门，我们区政府无权指派他们。我们只能做上下协调工作。你找他们，是上访的角色，性质就不一样了。”

经过几天的奔波，郝东绝望了，是那种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绝望。郝东望着黄印众的手机号码，犹犹豫豫。他预感到，黄印众不会给他一个比较满意的答复。然而，解决问题的途径几乎都被堵死了，不打这个电话，再怎么办？郝东拨通了黄印众的手机。黄印众耐心地听了郝东对埝



子事故的介绍。郝东对黄印众耐心地接听电话感到惊喜，希望又一次升起，悬着的心开始恢复常态。黄印众说话了，郝东屏息倾听。

“这是历史遗留问题，我们没办法解决。”

如同还不知为什么就被人浇了瓢凉水，郝东愣住了。

“再没事的话，我就挂机了。”

听黄印众这么说，郝东醒悟过来了，忙说：“房子埝子都是在地改市后修建的，不到一年时间，怎么就成了历史遗留问题？昨天都是历史。昨天发生的事今天就不处理了？”

“具体情况具体对待。”

“那你说这事你们不管了？”

“不管了。”

“出了人命也不管了？”

“不管了。”

“因为城建问题，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了严重的威胁，作为城建系统的官员，不能不管。”

“不管就是不管。”

郝东当了几年记者，接触的大小官员也不少，还没有见过如此蛮横不近人情的官员。郝东气炸了心肺，质问道：“我再次问你，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了严重的威胁，你到底管不管？”

“我不是告诉你了？不管。”

“死了人也不管？”

黄印众哈哈一笑，说：“最近城墙压死了人，我们正在处理善后事宜。”黄印众说罢，挂断了电话。

郝东的愤怒突然平息了，感到一片茫然。郝东忽然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错误。如果把自己和黄印众的对话用录音机录下来，把脏官的形象暴露在媒体上，问题就好解决了，脏官的乌纱帽能不能戴住也是两回事。郝东静坐了一会儿，终于想到了要改正第一次犯下的错误。他拿出录音机，放在电话机旁，按了电话的免提键后，再次拨通了黄印众的手机号码。郝东的话很客气，仿佛是求告。郝东没想到，黄印众的态度突然明朗了，温

和地问了事故的地点，又说：

“我马上派人到现场察看了解情况。”

黄印众派人并不难。半个小时后，城建委的纠察大队四中队一行十几人，骑着摩托到了事故现场。黄印众的态度来了个大转弯，郝东感到意外，心中既有遗憾也有希望。然而，希望很快就破灭了。四中队的队长张正扬看过事故现场，分别找人谈了话，做了笔录，就对队上的同志说：

“好了，咱们回去。”

郝东问：“张队长，你什么时候再来处理问题？”

张正扬说：“我们是来了解情况的。至于什么时间处理，怎么处理，你问我和你一样。”

王哨问道：“那你们来干什么？”

张正扬反问道：“你认为我们来得不对了？”

“走过程还不如不来。”

张正扬说：“告诉你，我们是城建纠察队，只管正在修建中的违章建筑。你们的事情是历史遗留问题，不属于我们纠察队管的范畴。”

郝东这时才意识到，黄印众意识到了他有可能录自己的声音，才改变了态度，表面准备处理问题，实际上玩了他一把。

五

黄印众走进楼道，看见自己办公室门前站着几个人。每一天来上班，门前或多或少地守候着等他的人。等他的人们争先恐后地和他打招呼。他不冷不热地应酬一言半语，就开开门自顾自地走进去。他坐在大转椅上，问道：你们谁先谈？来办公室守候他的人，都是些小人物，都为些不痛不痒的小事情。事情好解决，他当即就答应了；不好处理，他就推给分管的副主任。副主任把皮球踢回来，他也就以我们也没办法处理答复了。对于这些关系不远不近的人物，他非常厌烦，但他不得不应付几句。他觉得自己的姿态够好了，可还是有人拐弯抹角地把话吹进了他耳朵：“黄印众太傲气太霸气了。”可是，作为男子汉，作为行政官员，没有傲骨没有霸气



能行吗？

送走了第一批上访者，黄印众就关上了门。他早在会上就讲了，单位上的人不管是谁找他，必须先电话上联系，公事私事一样，敲门概不接待。所以，送走了第一批上访者，他就关上门，不管多少人敲门，他一概不开。城建上的事太多了，城建规划报告、建设审批报告、投标报告、投标考察报告、建设拨款情况……这些报告他都要细细地审阅。城市形象建设工程一处没完，一处又开工，这些工程都是上千万上亿元的工程，都由他亲自把关。回到家里，那些拿着市领导写的条子的包工头、开发商，找来了；套近乎的远亲也一个接一个地找上了门。他既感到骄傲，又感到厌烦。总体上心态是好的，这样的权位，不知有多少同级的领导干部羡慕的流口水，他的心态不好谁心态好？有人说：“漠北市最显赫的权位除了正书记正市长，就是城建委主任了。”这话是有些夸张，但也不无道理。

电话铃响了，黄印众拿起话筒。

电话是段正海打来的，段正海首先和他客套了几句，就谈起了埝子坍塌的事。段正海最后强调道：“这事不及时处理，恐怕会酿成大祸。”

埝子事故是小事，黄印众不屑过问这些小事。可是既然段正海打来了电话，他也不能不有个态度：“我派人查看了。具体处理起来比较麻烦。我们的处理意见双方不一定能接受。如果双方实在僵持不下，就让他们到法院打官司去。”

段正海说：“现在是雨季，下几场雨，上边的房子塌下来，出了人命关天的事，就不好了。”

黄印众笑道：“放心吧，老弟，现在的人，命都值钱了，不会有人坐在危险的地方等死。”

段正海说：“万一防不胜防，出了事呢？”

黄印众说：“当领导的遇到万分之一的倒霉事不算倒霉。连万分之一的风险都不敢承担，肯定是一个没出息的领导。”

段正海猛然挂断了电话。

黄印众也放下了电话，不以为然地说：“这个段正海，摆什么谱。管

我的副市长王俊毅也没有在我面前摆过谱。”自语后，黄印众又一想，自己后边的话说得是有点过分。十多年前，段正海是乡党委书记，他是副县长，是倒数第一的副县长。副县长没权威，乡党委书记乡长都盯着正书记正县长，所以段正海虽比他低一级别，可是和他平起平坐。他也没觉得有什么难为情的，所以就 and 段正海的关系拉近了，近年来两人一直有联系。今天他本不该挖苦段正海，可是遇到比他级别低的人对自己说不顺耳的话，刻薄的话就管不住地从嘴里冒出来了。他自己认识到这也是病态，不叫职业病，叫权术病。当官的大都有这种病，所以他就一次又一次地原谅自己。只有对不该刻薄的人刻薄了，他才想到了自己不应该。于是，他又拨通了段正海的电话，可是没人接。他明白段正海从来电显示上看出了自己的电话号码，故意不接。段正海也是头犟驴，不接就算了。他不能把段正海这样层次的人当一回事。

六

电话铃响了，来电显示显示出的号码是黄印众办公室的电话号码。段正海望着铃声不断的电话，愤愤地喊道：“我接你的电话干什么？”

他过去和黄印众的交往也不算少，他想由他提出来的问题黄印众不会不重视，没想到黄印众冷嘲热讽地推掉了。看来，没有多少领导会把埝子事故放在心上。他曾向云天胜汇报过高岸涛的指示，云天胜冷冷地说：“说的容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们一下子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区长是这样的态度，他束手无策了。可是，一想到埝子上边失去依靠立在崖畔上的房子随时有可能坍塌，段正海的心就悬在了空中。

有人敲门，段正海说：“请进。”

常如峰进来了，恭恭敬敬地叫了一声段区长。

段正海明白常如峰找他干什么来了。前两天，云天胜在餐桌上吃饭时对他说：“你说的那片居民区，埝子塌了打烂了常如峰家的房子，给常如峰家造成了经济损失。常如峰是咱们区上扶上去的人，他家出了事，咱们能帮还是要帮一把的。”